



中國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編

云南各族人民公社史选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各族人民公社史选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三月·昆明

封面設計：王惠立

云南各族人民公社史选

*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編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昆明书林街100号）

（云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新字第0011号）

云南人民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3¹/₃₂ 印張：13⁸/₁₆ 字数：305,000

1960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180（内精裝330册）

*

統一書号：10116·351

平裝定價：（7）一元七角

序 言

我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把包括十多个民族的云南各族人民公社史編选出来，作为对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并且向全省和全国的讀者推荐，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好书。

《云南各族人民公社史选》真实地纪录了十年来云南边疆在党的领导下所起的天翻地复的变化，特别是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引起了云南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物質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方面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变化。虽然，我們在这里还只是仅仅选輯了一部分来稿，但是已經完全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規模和它的深远意义。在解放以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历代封建王朝的殘酷統治，由于美、日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也由于不少兄弟民族内部还保留着比中世紀更黑暗更野蛮的社会制度，弄得这块美丽富饒的土地血泪斑斑。在那一段漫长的黑夜里，战鼓声声，烽烟千里，瘟疫橫行，群魔乱舞，使各族人民尤其是兄弟民族瀕于极端貧困、朝不保夕的境地。

有不少地区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他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命如同草芥，掙扎在死亡的边缘。凉山彝族的娃子和中甸藏族的农奴，他們世代为奴，沒有一点人身自由，奴隶不过是一种会說話的工具，是奴隶主财富的一部分，他們被任意屠杀、贩卖；奴隶主稍不遂意，就要对奴隶施酷刑，就要把奴隶丢进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即所謂“丢洞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多少怀孕的母亲，为自己子女未来的命运而暗自飲泣；有多少白发蒼蒼的父母，因为早年骨肉离散而遺恨終身。住在高寒山区的永胜傈僳族农民，过去苦于干旱，沒有一滴水，土地枯裂了，人的胸膛也燒焦了，但是他們的男人被封建領主吊打以后，还要罰酒肉錢，要酬謝領主打人的“恩典”；他們的女人被迫为領主修筑城堡，如果給嬰孩喂奶超过了規定時間，就被无情的劊子手割掉了奶头。国民党特务和帝国主义間諜挑撥民族矛盾与部落糾紛，使佻僳族兄弟变成冤家，互相仇杀；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有多少人成为寡妇孤儿，有多少田园为之荒蕪，真是流不尽的血，揩不干的泪。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云南解放了，金色的太阳普照祖国的西南边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深入到穷乡僻壤，“做牛做馬的日子永世永輩也不会回来了”。压在奴隶头上的大石，被踢进了大海，千千万万被歧視的人們打碎了枷鎖，扭断了鉄鏈，从云貴高原上站起来。他們自己掌握了武装，配合解放大軍歼灭了国民党殘匪，驅走了豺狼虎豹，斗倒了恶霸地主，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和平土改。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一穷二白的各族人民，开始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各地区的兄弟民族，得到了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他們从自己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跨世紀地奔向社会主义。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启发了各族人民的无穷智慧。边疆和內地一样，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

开始了惊天动地的大跃进，特别是办起了人民公社，个个眉飞色舞，处处一片欢腾。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是幸福的天梯，引导人们步步高升。人民公社地广物博，人多力强，使多少英雄豪杰有了用武之地；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生产指标直线上升，亘古未有的奇迹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昔日过着近乎原始部落生活的佯僳族山区的人民，完全改变了刀耕火种的方法，把穷山沟变成了米粮川，深山老林里发电机的轰鸣代替了虎啸狼嚎，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竹楼里亮起了电灯，第一次听到了自己村寨里的有线广播。在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的红十月里，佯僳人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炼出了一炉一炉金色的铁水，他们用狂喜的激情，高举浮着蜜汁泡沫的酒筒庆祝自己的胜利。世世代代没得吃的人从此吃饭有了保障，世世代代没得穿的人有了好几套节日的盛装，世世代代光脚杆的人穿上了用自己工资买来的回力球鞋和长统皮靴，世世代代文盲的人，今天他们的子女挂起了书包，戴上了红领巾；本民族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医生和教师，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了；共产主义的曙光，光耀夺目地四射开来，昔日的冤家又成了亲家，出现了风起云涌的生产大协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鞭炮火花闪光里，各族人民更清楚地看见了自己光明的前途，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大破迷信，大搞技术革新，打掉了千年禁忌，万年陋习。凉山彝族人民打破了过老年不动土的旧习，大兴水利，使河水爬山，流过家家户户的门前；使从来也不种小麦的凉山，麦苗长得比人高了。佯僳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积肥热潮，佯僳族农民把昔日的粪泥没处之处，变成了今天的整洁大道。僳尼农民砍倒了奄巴门（鬼门），把昔日的祭龙天变成了今天的跃进日。过去地位卑贱的妇女，今天把娃娃送进公社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挺起胸膛，驾着双轮双铧

犁下田冲鋒陷陣，高歌“幸福的担子自己挑来自己担”。所有这一切穷则思变的意志，犹如火山爆发，它以雷霆万鈞之势噴射出来，这是不可阻擋的历史力量。就是这一种力量，使高黎貢山的雪峰低下了头，使瀾滄江流沙河註了路。

飲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过去被黑彝（奴隶主）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凉山娃子，今天母子团圆了，夫妻团圆了，他們說：“奴隶社会的苦水三天三夜吐不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千年万代說不完。”“共产党毛主席比亲生父母还要亲呵！”“要是共产党毛主席晚来两天，我們的骨头早就喂豺狗了。”所以他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过去深受挖眼割鼻之痛的藏族农奴，今天正在滇西北高原上歌唱着人民公社，是党和毛主席带来了“高原千里青稞香，雪山草地遍牛羊”。他們用这样美丽的詩句来歌頌党和毛主席：

我們住的地方，
是和平的家鄉，
日夜閃着金光，
啊！
是共产党的光。

我們住的地方，
是幸福的家鄉，
日夜閃着金光，
啊！
是毛主席的光。

出产全国著名的普洱茶的西双版纳傣尼茶农，把今昔的生活作了这样的对比：

南疆山呵是茶山，
山上茶樹千千万，
樹是窮人栽，
茶是窮人采，
窮人世世代代无吃穿。

南疆山呵是茶山，
山上茶樹千千万，
片片綠叶是金子，
制成紅茶換機器，
農業生產机械化，
美好日子万年長。

各族人民面对着今天的新生活，也永远忘不了过去，一个今天当了县委书记的汉族贫农沉痛地傾訴：“要說我們过去也有什么权利的話，那就是挨餓挨打挨罵的权利；要說我們过去也有自由的話，那就是失业的自由，失去土地的自由，受穷受苦受气的自由。”他告誡他的女儿：“吃甜的，不能忘掉苦的；在天堂，不能忘記地獄。要記住我們一家人都是党从活地獄里救出来的，我們就是再生一百次，也要听党的話，永远跟着党走！”这些話是字字珍珠，是金玉良言，是劳动人民从几輩子慘痛經歷中得出的生活真理，是可以傳之于千秋万代的，是永远激动人心鼓舞干劲的一种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

这本公社史选，是云南各族人民的翻身史，是階級斗争史，是从个体农民轉向集体农民的历史，是合作化公社化的历史，是从地獄走向天堂的历史；是千百万公社社員对党和毛主席的頌歌，也是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憤怒控訴。其

中有些篇章，真是一字一滴泪，一句一滴血，好像不是用笔记录下来的，而是用血泪写成的。过去的痛苦呻吟和今天的纵情欢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就是这本公社史特别感人的地方。

这本公社史选，记录了云南各族人民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英雄气概和豪迈意志，显示了人民公社无限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兄弟民族千百年来理想与愿望，使我们深切地看到了那轮从亚洲东部地平线上升起的旭日，光芒万丈，吞吐风云，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劳动人民的好日子，正是国内外反动派的坏日子，因而他们对人民公社表现了彻骨的仇恨。这本公社史用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有力地回答了国内外反动派的无耻叫嚣，也足以使某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清醒一下头脑。尽管反社会主义分子声嘶力竭的叫骂，我们各族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乘风破浪，一日千里地奔向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让我们举臂欢呼：

人民公社万岁！

目 录

序言.....	1—6
晋宁上蒜人民公社史选(汉、彝族).....	1—79
箇旧火箭人民公社史选(汉、彝、苗、回族).....	81—130
凉山濛泥箐人民公社史选(彝族).....	131—175
中甸牧场史选(藏族).....	177—222
西双版纳南糯山茶叶史选(哈尼族支系傣尼人).....	223—260
德宏红旗人民公社史选(佤族).....	261—271
德宏三台山人民公社史选(景颇族).....	273—295
大理苍山人民公社史选(白、回、彝、汉族).....	297—336
大理洱海渔业史选(白族).....	337—359
沧源贺南人民公社史选(佤族).....	361—382
丽江金山人民公社史选(纳西族).....	383—400
永胜荣将人民公社史选(傣傣族).....	401—408
永胜城关人民公社史选(傣傣族).....	409—422

晉寧上蒜人民公社史选

(漢、彝族)

血泪的日子.....	李 能	3
步步高升上天堂.....	李 能	8
从七户到六千八百二十户.....	李 信	16
揩揩眼泪出大门.....	李 美	20
千谢万谢感谢党.....	段桂英	31
幸福日子唱不完.....	谢 能	41
春天常在花常开.....	耿家有	44
永远跟着共产党.....	谢 端	48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	杨培宋	60
前程无限好.....	李学贵	63
大阳光下鲜花开.....	李凤仙	66

血 泪 的 日 子

中共晉寧縣委書記 李 能

上蒜这个村子，解放前真是又穷又苦又受气。受哪个的气？受地主恶霸的气，受国民党老黄狗的气，还要受老天的气。附近几个村子的大地主大恶霸和本村的地主富农勾结起来，有什么抓丁、派款、纳粮的“公事”来了，首先就按在上蒜村头上，连老天也好像专门跟我们作对；干起来干得没有水吃，六、七月还栽不下秧，洪水一来又淹得你“锅洞里面拿鱼，老母鸡爬家堂”。所以过去上蒜的小伙子找不到对象，人家有姑娘也不愿嫁给这个穷上蒜。

全村七十二户人家，除四户地主富农靠剥削有吃有穿以外，六户中农也只勉强够吃，其他贫雇农苦死苦活苦一年，最多只能挣到三个月粮食吃。最好的年成每人有一百多斤粮，一般年成每人只能吃七十斤。所以大部分日子都是用野菜糊口的。棠栗花、水芹菜、松毛尖这些东西，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不少

人家就連过年也吃不上一頓白米飯。雇农二順子年三十晚上被地主喊起来去洗碾房，他把地主碾米时在墙上留下的米灰，扫下来煮了一鍋，就这样过了年。

刘福家門前有棵梨树，解放前根本不会开花結果。因为只要一发芽长叶子就会被人摘去吃掉，現在那棵梨树每年春天开着又白又香的梨花，秋后压滿了累累果实，刘福見人就笑咪咪地說：“解放前我的門前梨树結人，解放后年年开花結果，变成花园了！”

那时候，六、七家人住在一起还凑不出一两盐巴，几十家人也买不起一盒火柴。就是有点錢去买盐，也根本不象現在这样又背又提，只买用麻线扎在衣角上的那么一点点碎盐，鍋边盐。到燒火做飯的时候，总是这家望那家，那家望这家，見哪一家生火了，别的几十家就排队去点火。現在有时也看到排队，那是买魚买肉买酒，买过年的新衣服，可那时候，我們排队是去討火，因为大家都有不起一根火柴。我的大女儿李凤仙，就是为去討火，年紀小不会順风引火，把手也燒坏了。

至于衣服、棉被，那就更不用說喽，全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沒有被子盖。要洗衣服就得在家里睡一天，因为沒有褲子換。父母夫妻輪流換穿一条褲子并不算稀奇，三、四代人穿一件破棉衣也是常事。我家六口人，三張床上哪里找得出二尺布？地主笑我們的衣服，“象穿山甲的鱗壳一样”（补釘叠补釘），笑我們“盖的是銅絲被（簾衣、棕絲象銅絲一样），垫的是响鈴毡（草枝、树叶，一躺上去就会吱吱直响）”。晚上睡覺常常會冻得半夜三更爬起来向火，一直挨到天亮出工。

我一岁多点就死了母亲，小时候是在李信家长大的。李信家生活也很困难，到十二岁时，李信他媽就含着眼泪对我說：

“你有十二岁了，你知道大媽家也困难，是不是找一家人去帮帮？”

就这样，我十二岁开始了牛馬般的帮工生活。吃不飽，穿不暖不說，还要常常挨罵，受人家的气。地主富农对待我們这些帮工，真是連狗也不如。

富农李端阳这个家伙，他养了个老公鸡，叫得特別早，鸡一叫他就敲我的板壁：“谷生（我的乳名），起来，喂牛了！”我就得起来，喂了牛就去堆肥挑粪，在鋪滿霜雪的路上、地里，大清早光着脚干活，脚后跟都开裂了，現在脚上还有裂口。到栽秧的时候，小滿三日开塘子，他就把我赶出大門，四十二个夜晚不准回家，硬要沒日沒夜逼着給他干。那些日子呀，真叫做心里流泪，眼里流血。簑衣整天披在身上，把衣領都磨破了，連簑衣上也生了虱子。晚上支持不住倒在田头地边睡覺，脚露在外面，有时浸在水里也不知道。我現在这个老治不好的风湿病，就是那个时候得的。

可是你帮他沒日沒夜干，他却給你吃啃剩了的光骨头。那年六月二十四日，过火把节，我和另外一个小帮工还到山上給李端阳种蕎。他家里吃大魚大肉，却給我們留了一大罐骨头。

我气炸了，在田里把他的罐罐摔得稀烂。

我病了十一天，李端阳不但不給我买药請医生，倒反扣了我的三个月工資。可是到年底我跟他要另外几个月工資，他却說要卖了猪和山里果才給。那天他就叫我一头挑两籬山里果，一头挑六十多公斤的大肥猪，挑到城里去卖。挨了一天卖不掉，他叫我把猪扛回到东門外等他。他进城大吃大喝。那天日头偏西，我坐在东門外一块石头上，又餓又冷，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生气，两三百斤的东西，挑了一天，連冷水都不得喝一口。等他滿嘴酒气出来时，我就对他說：“猪，我扛不动了，你另外找人吧！”看着他那喝酒喝得象瘋狗一样紅的眼睛，我真想咬他几口！那时候不知道有共产党毛主席，也不知道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心里只是这样想：“我們穷人帮地主富农，連

牛馬畜牲都不如，为什么我們窮人就該受这份气？过这种不是人的生活？”

在农村里实在熬不下去了。我就跑到昆明一带去流浪，卖力气糊口。给人家盖房子，做泥水匠。自己老老实实，不会搞那些騙子流氓的勾当，所以常常吃亏上当，常常是白干几个月的活，一文錢也拿不到。

刚到昆明时，一个熟人也沒有，找活計很困难，有时連飯都吃不上。五华山下四吉堆那个地方，有个叫向城池的師傅，帶了一百七十个小工。我去找他，請求当小工。他見我找不到保人，連个行李也沒有，就冷冷地說：“不收。”

为了得碗飯吃，我忍气吞声的再三求他，提出試用三个月，不要工錢，他才眨眨眼睛勉强答应下来。

一百七十多个工人中，教我力气最大，又最肯卖力，別人挑磚挑十二块，我要挑二十四块，后来師傅也暗暗滿意了，別的師傅，工头还爭着要我去哩。

白天拚命干一天后，晚上就鑽在刨花里睡覺。在刨花里睡了二十多夜。同伙的一个小工，象我一样，也是沒有被子。我們两个就东拼西湊，逗了錢去买了床被子，两个人打伙盖。可是才盖了三个晚上，被子就通了，一看，里头尽是些草渣渣儿，一点棉花也沒有。真是又气又伤心，把那个卖被子的公司咒罵了几天几夜。有什么办法呢？在旧社会，穷苦人反正是沒路走，到处受气。

这还不算，我干了快滿一年时，向城池那个家伙賭錢輸光了本，跑掉了。我白白苦了一年，什么也沒有得到。

昆明的三一圣堂、威远街、馬街子、四吉堆，以及別的許多地方，我都做过苦工；燒泡炭、糠土基、磨磚、挑瓦、砌牆盖房子，什么活計都干过。盖南屏街的伪兴文銀行（就是現在的高貴商品部）时，我也是肯卖力气的，为了糊口，沒办法。每天給

他們磨磚，手全磨爛了，血淋淋的，還是得干。十冬臘月，天氣刺骨冷，別人不敢下水，我還是一早起來就跳下水去拌泥巴。

在馬街子，幫人家攪土基，和另外兩個伙伴攪了一萬多個土基，正要登記驗收，忽然來了陣大雨，土基爛了，當然是白干。後來去打炮眼，打了兩個多月，主人的大錘被別人偷了，偷的人跑了，又找到我頭上，主管氣沖沖的問我：

“大錘哪里去了？人哪里去了？”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人都跟你睡在一起，怎么不知道？”

於是又叫我給他白干活，抵償他的大錘。

這樣的事，常有。我在昆明干了七、八年工，實際上拿到工資的時間不到兩年。“屋漏又遭連夜雨，行船遇着擋頭風。”有天晚上睡在工篷里，衣裳褲子全被偷走了，起不了床。又有一回，我住在福照街的一個小房子里，附近一個什么學校的校長丟了口箱子，硬說是我偷的，真叫做“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落”，再三分辯也沒有用，就這麼冤里冤枉地被拉去坐牢。巡警見我身上沒錢，也不見親人來看我，“干骨頭榨不出油”，關了幾天才又把我放出來。

這些事說也說不完。一句話，在舊社會，工人農民，正直的窮苦人民反正是活不下去。要說過去我們也有什麼權利的話，那就是挨餓挨打挨罵的權利；要說過去我們也有什麼自由的話，那就是失業的自由，失去土地的自由，受窮受苦受氣的自由。

今天黨領導我們辦起了人民公社，生活這樣幸福，這樣好，這就更不能把過去的苦難忘掉，要叫子子孫孫都記住，好日子是怎么來的！我常對李鳳仙他們弟兄姊妹說：

“吃甜的，不要忘掉苦的；在天堂，不能忘記地獄。要記住我們一家人都是黨從活地獄里救出來的，我們就是再生一百次，也要聽黨的話，永遠跟着黨走！”